

Doi: 10.20063/j.cnki.CN37-1452/C.2026.01.002

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宁 810007

摘 要: 19世纪的英国小说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和阶级形态。19世纪英国社会变革动摇了固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资本成为衡量阶级层次的价值尺度,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工人阶级亦存在上升空间,阶级层次呈现上下流动态势,阶级身份随之起伏变化。19世纪30年代后,阶级形态尤其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并由此引起人物身份危机和心理困惑。通过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阶级形态既有宏观上的社会形态,又有微观上的个人形态,既有社会历史根源,又有个人家庭原因。

关键词: 阶级形态; 流动性; 复杂性; 多样性; 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6)01-0009-07

19世纪英国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固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形成了经济定位和财富主导的价值取向,门第观念不断淡化,金钱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界定阶级身份的尺度,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工人阶级地位有所改变,社会阶级身份起伏更迭,阶级层次呈流变态势,阶级意识不断增强,阶级归属备受关注,阶级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自奥斯汀到哈代,阶级意识主导英国小说”^{[1]71}。社会变革改变了价值体系,形成了以财富为核心的新的界定标准,同时也创造了个人发展的机遇,尤其为中下层阶级提供了上升的空间,新价值观的产生转变了人们的阶级观念,个人财富的起伏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定位,从而产生了新的阶级秩序和阶级结构。在阶级形态呈现流动趋势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模糊性,继而给人物带来了身份危机,这一现象在19世纪30年代后更加显著。社会地位、阶级所属的流动性成为小说家的绝佳主题^{[2]5}，“维多利亚小说不管什么场景都再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其中社会阶级似乎与各个经验层面交织在一起”^{[3]67}。19世纪英国主流小说秉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呼应时代需求,反映社会现实,真实再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的变迁,记录了19世纪英国社会改革大潮中的阶级形

态,艺术地反映了当时英国阶级的流动性、复杂性及多样性,从人文层面揭示了阶级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特性,反映了小说家对社会阶级百态的终极关怀。小说家在文本中通过阶级对比,尤其彰显了中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和贵族阶级的下滑趋势。

关于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朱莉娅·普雷维特·布朗的“阶级与金钱”和詹姆斯·艾利·亚当斯的“社会交流的界限: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讨论了维多利亚小说中基于财富的阶级界定、阶级形态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1,3]。P.J·基廷重点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小说对工人阶级的思考和书写,指出由于小说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作家之手,因此对工人阶级的描写往往存在异化或夸张现象,没有触及阶级实质^[4]。理查德·法伯分析了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概况及人文表现,指出该阶段小说聚焦绅士及其风范,对劳动阶级的书写带有陌生感和失真现象^[5]。T.B·汤姆林森分析了19世纪中叶英国小说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本质及其对文学产生的影响^[6]。阿琳·扬探讨了绅士概念的文学演变和对底层中产阶级的文学书写^[7]。《1830—1890 维多利亚小说》《维多利亚小说剑桥指南》《维多利亚文学简明指南》《牛津英国小说史:卷8 | 1830—1880 维多利亚人》《维

收稿日期: 2025-08-18

基金项目: 2025年青海省第二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英美文学》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陈珍(1967—),男,青海湟中人,文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多利亚文学史》《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绅士理念》等论著不同程度涉及阶级形态,但无专题论述^[2,8-12]。以高晓玲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角度对英国阶级问题做了相关研究,但很少从文学角度探讨阶级主题^[13]。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及其根源,梳理阶级流动性、复杂性、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人物身份危机。

一、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的流动性

“阶级层次是构建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离开了阶级层次,维多利亚人几乎无法认知世界。”^{[3]48}阶级层次及其时代变化是解读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视角,也是了解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形态的重要窗口。19世纪社会规模不断扩大,阶级“金字塔”变高变薄,最上层由贵族和土地士绅组成,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了一些工商业巨富;中间层为广泛的中产阶级,包括高级职业人员,如银行职员、零售商、持有资本和股份者、办公室职员等;最下层为基数最大的劳动阶级,他们没有资产,靠劳动维持生活,其中农业工人占最大比例^{[3]50}。上层阶级接纳了更多的富裕中产阶级,到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商人晋升为贵族,下议院以土地为主的贵族人数下降。1865年,四分之三的席位被地主乡绅占据,到191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七分之一。士绅阶层则被资产阶级通过联姻而渗透,工商新富与土地贵族的联姻,反映了暴富后的中产阶级渴望与其经济地位相一致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心态以及中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大农民开始走向城市,演变为城市无产者,扩充了工人阶级体量,推动了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比例的变化。19世纪初,大约7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大约2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世纪初,这个数字正好颠倒了。城乡人口比例的快速更迭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加剧了劳资阶级矛盾,底层暴力事件频发,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盖斯凯尔夫人、狄更斯、特罗洛普等小说家以城市为背景描写了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生活状况。纵观阶级状况,19世纪阶级层次和阶级归属形成上下流动态势,阶级形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在社会阶级流动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势利此消彼长,贵族阶级在政

治权利和经济实力方面处于下滑趋势,中产阶级呈现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且规模不断扩大。实际上,1832年后直至19世纪末,都是中产阶级政治权利不断扩张,中产阶级文化氛围不断浓厚的时代^{[11]2}。有数据显示,中产阶级的家庭数量从1803年的63.5万户,增加到1867年的154.6万户,中产阶级人数成倍增长,医生、教师、公务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及商业白领人口从1851年的30多万增加到1881年的65万多,增幅最大的属从事教育、文学和科学工作的人以及从事商业贸易的人^{[10]202}。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同时,社会也为广大工人阶级提供了阶级上升的空间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

(一) 中、下层阶级呈现上升态势

在宏观上,19世纪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新价值体系的建立给中、下层阶级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契机。社会变革与转型为个体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使童话般的身份转变成为可能。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抱负、提升阶级层次、改变阶级地位的重要途径,教育的普及为广大劳动阶级创造了个人发展机会,搭建了实现个人梦想的平台,劳动阶级子弟也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级转变。阶级攀升和社会抱负是小说反复呈现的焦点,许多寒门子弟通过自我奋斗爬到了“社会阶梯”的顶层,实现了社会身份从底层到高层的转化。维多利亚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从贫穷到富贵”(from rags to riches)的文学母题描述工人阶级靠个人奋斗发家致富,进而提升社会身份的故事,这个母题中的理念就是“奶油浮上”^{[14]39}原理,也就是说,高尚优秀的工人阶级人物不管出身多么寒微,最终都会成为中产阶级,实现身份转变。维多利亚小说主人公通常处于从劳动阶级向中产阶级过渡阶段,如《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中的哈利法克斯、《远大前程》中的匹普、《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雾都孤儿》中的奥利弗^[15-18]。特罗洛普1864—1880年的6部小说均聚焦出身卑微却正在崛起的年轻人。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列举了英国历史上众多出身卑微、靠个人努力出人头地且功勋卓著之人。斯迈尔斯极力倡导的自助理念反映了英国社会对自助精神的推崇,即社会是一个装有阶梯的健身房,每个公民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向上攀爬,在维多利亚社会阶梯上许多人上下攀爬^{[5]11}。“自助精神是个人所有真实成长的根源;并且,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得以体现,它是国家生机活力的正源。”^{[19]1}马尔萨斯

人口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对当时个人奋斗精神的崇尚从意识形态层面起到了助推作用。维多利亚小说呈现出一种阶级流动性,以及社会权利转向新秩序的趋势,小说和传记中有诸多中、下层阶级分化以及向上流动的例子。其实现实中也不乏其例,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父亲派特里克·勃朗特牧师是社会阶梯攀升的典型。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在副牧师的鼓励下读了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取得了圣职,这是一条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传统路径。

中产阶级对自助理念的信仰和个人勤奋进取的信念促使人们阶级地位向上流动,具有中产阶级色彩的维多利亚小说的重要主题是白手起家、自我塑造、阶级提升,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雷克·黛娜·穆洛克的《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如叙事者所言,主人公哈利法克斯“没有得益于名门先祖”,“他的发家史靠的只是自己,是他一手打造的”^{[15]11}。他没有任何初始财产或赞助,除了自我教育之外无任何教育经历,除了天资聪慧无任何优势,他通过自助和品格的力量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体现了英国社会流行的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从贫穷到富贵”的“自我提升”理念。哈利法克斯白手起家的故事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身份地位向上流动的缩影。他的诚实和勤奋赢得了雇主的赏识,他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哈利法克斯取得绅士地位的进程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崛起相吻合,萨利·米切尔指出,他的“成就和经历”富有寓意,恰好与中产阶级从贵族手中获取权力的历史节点相呼应^{[20]41}。《北方与南方》同样讲述了类似成功实业家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既有北方企业家的精明能干,又有南方人文化修养的资本家。约翰·桑顿始于布料商助理,靠执着和努力,最终成长为行业领袖^[21]。读者不难看出,在哈利法克斯身上可以发现约翰·桑顿的影子,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明显的互文性。哈利法克斯和约翰·桑顿的成功是19世纪阶级向上流动的典型事例,也是19世纪阶级英国小说塑造的中产阶级绅士典型形象。绅士形象的中产阶级化是中产阶级社会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提升的重要表现。哲学家詹姆斯·密尔的成功事例就是现实社会阶级升迁的缩影。密尔出身卑微,幸得乡绅支持完成学业,又娶富家女为妻,最终成为知名学者兼政府要员,从此奠定了家族跻身上流社会的基础。19世纪英国小说除了白手起家、阶级提

升、一路高歌的中产阶级主流叙事外,也有“社会挫败人”的幻灭故事,主人公壮志未酬,郁郁而终,《米德尔马契》中的利德盖特和《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就是其中的典型^[22-23]。

(二) 贵族阶级呈现下滑态势

乡村社会的阶级形态同样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变化,以艾略特和哈代为代表的小说家记录了英国乡村的阶级变化和农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这样描述了乡村社会的阶级变迁:“古老的外省社会也不能避免这种微妙的运动,它不仅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看到过当年才华横溢的年轻名士终于沦落,只得守着蓬头垢面的老婆和六个孩子,度过寒碜的晚年,一般的浮沉兴衰也比比皆是,它们常常会改变社会交际的界限,引起人们对相互依存关系的新认识。有的人败落了,有的人上升了,老百姓发了财,不再把贵族放在眼里,吹毛求疵的新贵代表地方当了议员;有的卷进了政治风潮,有的参加了宗教运动,也许最后仍会发现,他们只是殊途而同归。”^{[22]93}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经济模式的变化加速了阶级结构的调整,“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结果是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个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方面”^{[24]109}。“中产阶级工业利益”和“贵族土地经济利益”的对峙产生了直接抵触的“阶级意识”^{[1]71}。“工业革命前夕,土地外的国家财富在整个英国资产中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到1860年已占到一半。”^{[25]189}1832年和1867年的两度议会改革限制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土地贵族的政治权利,削弱了贵族阶级的社会影响力。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土地经济成为主导,金钱取代了门第,资本取代了头衔,资本是阶级身份的决定因素,《德伯家的苔丝》中德伯家的没落和斯托家的发迹揭示了贵族的没落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哈代以唯物主义的发展眼光诠释了社会阶级的历史变迁,赋予小说以宏大的社会主题,置叙事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以《德伯家的苔丝》为代表的威塞克斯小说反映了工业革命给英国乡村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亚雷的父亲原名西门·斯托,在北方做生意发了财后,凭借资本购买贵族姓氏以粉饰门面。德伯家的坟墓象征贵族时代的结束,曾经的“御橡爵士”已沦为破落商贩,德伯贵族的没落是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变迁的历史写照。德伯家的败落只是贵族阶级命运下滑的一个典型,贵族世家的败落是19世纪英国的普遍现象。在金钱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不断兴起,贵族

阶级逐渐走向衰落,曾经显赫的家史已成为虚无的历史,“古老的家世,祖宗的尸骨,卓著不朽的业绩,德伯维尔家的相貌,这些还没有给苔丝在人生的战斗中帮上什么忙,甚至在一群普普通通的村姑中间也没占个上风,连一个舞伴都吸引不过来。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金钱作后盾,诺曼的血统又算得了什么”^{[26]11}。斗转星移,时代变迁,贵族后裔的苔丝遭受亚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摆布,从阶级动态的角度讲,《苔丝》是一部贵族世家的阶级没落史。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小说从多个层面反映了贵族阶级的下滑现象,贵族形象的病态化和女性化书写是一个重要信号,这一时期的小说贵族男性人物常以孱弱、病态、年迈、无能,甚至女性化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个男权社会中,这是对贵族男性极大的讽刺,一方面影射贵族群体的落寞处境,另一方面喻指贵族背离主流价值观的病态人格。贵族的病态化和女性化严重违背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健康强壮”与“男子气概”的重要内涵^{[12]69}。“‘男子气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关键符号,主要用来攻击花花公子做派所热衷的女性化,常暗示一种无视‘精致绅士’缠节虚礼的积极健康的男性品质。”^{[12]85}《白衣女人》中的费尔利先生、《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的迈克尔爵士、《贝妲的婚姻》中的蒙特克奈尔、《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中的拉维内尔勋爵均属病态化和女性化贵族的典型人物^[27-29,15]。此类贵族人物一般性格软弱,缺乏血性,怯懦阴柔,精致的装扮也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柯林斯笔下的费尔利先生是老贵族病态化和女性化的代表,作者对其形象作了如下描写“他颊上无胡须,脸部瘦削憔悴,光滑苍白,但没有皱纹。鼻子很高,呈鹰钩状。眼睛呈灰蓝色,大而凸出,黯然无神,眼睑四周通红。头发稀疏……”,“他长着一双女式小脚,穿着浅黄色长筒丝袜和小巧的女式黄褐色皮拖鞋。白皙的小手上戴着两枚戒指……”,“他看上去虚弱无力,缺乏生气,苦恼烦躁,过分清高,这种气质放在男人身上显得太娇弱……”^{[27]31-32}。费尔利先生还神经衰弱,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他的病态形象和女性气质让年轻的沃尔特心生厌恶。穆洛克笔下年轻的拉维内尔勋爵的女性化特征表现在他的怯懦、柔和的声音、带着戒指的纤细的手和女性化的笔迹,他性格消极懦弱,缺乏担当与勇气,与血气方刚的中产阶级代表哈利法克斯的健硕和刚毅形成鲜明对比,有悖于19世纪主流

文化所推崇的“正在崛起的新一代”^{[12]69}的核心品质。拉维内尔被阿琳·扬形象地称之为“一个被阉割的贵族”^{[7]41},阉割意味着“男子气概”的丧失和男性品质的缺失。在基督男权社会,男性的“被阉割”喻指他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社会屈从地位和边缘化身份。另外,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联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贵族阶级地位的下滑和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例如,《白衣女人》中的贵族小姐劳拉与沃尔特、《柯林斯比》中的贵族青年柯林斯与实业家女儿的结合^[27,30]。

二、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阶级形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指出“阶层不是固定家庭,更像公共汽车或酒店,人员满满但人群不同。”^{[31]23}维多利亚阶级形态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处于流动状态,随着时代变迁、个人经济能力的变化和财富的多寡,阶级层次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阶级层次和阶级界定都呈现出一种动态。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层次的不断变化和阶级归属的动态发展造成了阶级形态上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阶级界定的模糊性,因此,阶级的认定使人深感困惑。“我的乖乖”,亨利·詹姆斯《贵妇人画像》(1881年)中的美国主人公不禁惊叹,“他们有多少阶级?我想大约50个”^{[32]59}。19世纪英国阶级分类只是宏观上的界定,实际上却远比三层分法复杂,贵族一层又有老牌贵族和新晋贵族之分,有上层贵族和下层乡绅;中产阶级有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期刊《笨拙》经常讽刺的以《荒凉山庄》(1853年)中的史默韦德为代表的寒酸绅士;劳动阶级又分城市无产者和乡村无产者,除此之外还存在大批上下浮动,处在阶级过渡期的人。一般出身稳定的阶级成员应该是出身于本阶级的人,后来居上者本身不被上层阶级所接纳,但他们为下一代打下了跻身上层的物质基础。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带来的阶级流动性很容易产生阶级所属上的灰色地带,人们不禁发问,贵族出身和杂货商家庭出生的大学导师是否属于同一个阶级?社会史学家哈罗德·珀金认为,阶级多样化社会产生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化及其理想向其他阶级的渗透,另外一个要素是工人阶级制度的产生对这种理想的默认^{[24]300-313}。维多利亚社会关注社会流动性,更强

调多层次社会阶梯制,提倡阶级的多样化存在,这种思想更加契合中产阶级理想而非贵族理想,对贵族而言,是一种支持,对中产阶级而言,则是顶梁柱^[24]³⁰⁸。阶级的流动性和复杂多样同时造成了阶级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关于 19 世纪英国社会阶级流动,既存在宏观上的社会根源原因,也存在微观上的家庭个人原因,遗产继承、男女婚嫁、生意成败等因素都会引起人物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戏剧性变化。《理智与情感》中的诺兰庄园主终身未娶,依照当时英国的长子继承制,侄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每人只有 1000 镑的遗赠,遗产分割使她们顷刻间失去了一切^[33]。《傲慢与偏见》中的乡绅贝内特膝下无子,房产只能由表侄柯林斯继承,贝内特妻女仅获得 5000 镑的动产,爱财如命的贝内特太太对此破口大骂,终难释怀^[34]。《远离尘嚣》中的挤奶姑娘芭斯谢芭因获得遗产变身为富有的庄园主^[35]。《小杜丽》中的老杜丽在狱友的帮助下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然后开始游走于上流社会^[36]。在维多利亚社会,男性的阶级界定关乎其职业和收入,女性的阶级界定,婚前关乎父亲的身份,婚后则关乎丈夫的身份^[37]¹²。因此,婚姻也是导致女性阶级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名利场》中的贫寒女蓓基·夏泼因婚嫁而身份攀升,后来竟能够周旋于上层社交圈中^[38];《奥德利夫人的秘密》中的奥德利夫人更名改姓,嫁给了奥德利爵士,跻身于贵族行列。不久,蓓基因奸情败露,奥德利夫人因身份暴露,命运发生逆转,地位一落千丈。老赛特笠生意破产,身份跌落,暴发户老奥斯本立刻解除了儿女婚约,个人的社会地位会随着各种变故发生巨变^[28]。也有《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亨查德那样从一无所有的农民发展到富有粮商,因生意倒闭破产,再次穷困潦倒,最终命丧荒原的悲剧典型^[39]。以上种种变数增加了 19 世纪英国阶级的流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三、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人物阶级身份危机

“19 世纪英国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小说人物必须具有阶级身份”^[7]⁴⁵,阶级身份是人物的必要属性。因此,小说《白衣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沃尔特遇到白衣女子时的第一反应是明确她的阶级身份。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阶级流动变化扰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阶级秩序,进

而影响人们的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使现有阶级分类紧张化和模糊化。与此同时,19 世纪英国社会阶级流动性和复杂多样性反过来又引起人物身份危机。这种身份危机虽不及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和《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所经历的那样强烈,但这种身份危机在 19 世纪英国,尤其是 19 世纪 30 年代后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阶级层次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认知准则,颠覆了已有的尊卑秩序和交往界限,使人们陷入了身份认知焦虑。小说《非常手段》中的女地主阿尔克里夫和大多数与她地位相等的人一样很难理解,“一个佃户,一个下等人的儿子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开始用一种反叛陈规旧俗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这一切远远超出了卡里福德教区的农夫们的水平。因此对不同阶层的从属关系,他有着一个进步人士的完全叛世逆俗的看法”^[40]²²⁶。《荒凉山庄》中的贵族德洛克夫人感慨道“这个时代多么混乱——土地的界标废除了,水闸打开了,贵贱的区分取消了……”^[41]⁵⁰⁸。地界代表了旧时代固有的身份符号,地界的废除象征着僵化阶级界限的消除。年迈的莱斯特·戴德洛爵士管家的儿子朗斯威尔成了铁器制造商、新选的国会议员,新的阶级身份使老贵族很是疑惑,难以接受阶级流动促成的新的社会秩序和人物关系。《冷漠的人》中的夏洛蒂·斯坦西虽为贵族,但家道中落,逐渐沦为中产阶级波拉·帕沃的女仆^[42],二者之间实际关系的变化在尊卑秩序上带来了模糊性,从而在身份高低认知上出现了危机。阶级身份的变化一方面不易得到社会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主人公对自己的身份变化也会产生困惑和不安,面临阶级所属危机带来的心理焦虑。19 世纪英国小说家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个特殊多变的时代人们的身份危机和心理困惑。

19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阶级流动带来的身份危机。阶级流动变化愈大,身份危机愈发强烈。哈利法克斯和约翰·桑顿从贫穷走向富贵的阶级变化也同样伴随着身份危机,经历了身份认知层面曲折的心路历程。19 世纪 30—40 年代处于中产阶级底层的寒酸绅士无条件地刻意装扮,极力模仿上流绅士的行为就是出于强烈的身份危机,灰色地带的身份使他们焦虑,担心不被上流所接纳,从而落入下一级阶层^[7]¹²。《远大前程》中的匹普因阶级地位的迅速升迁而倍感困惑,对自己的新身份感到有

些无所适从,“你说我是个幸运儿,当然说的是。我昨天还是个铁匠的学徒,今天却成了——应该说是什么样的人呢?”^{[16]275}从他的言语亦可管窥阶级变化引起的个人和社会影响。铁匠乔没文化,也不愿学习。妻子害怕他因学习而提升地位,所以非常不赞成他学习,认为丈夫的地位升迁好似一种背叛^{[16]53}。妻子的态度和丈夫的默认投射出人们对阶级变化带来的身份不确定性的担忧。普及教育也会带来人物身份上的模糊性,受过国民教育的苔丝似乎具有两种身份,操持两种话语,“在家里或多或少说土话,在外面或跟有身份的人说话时,则讲普通话”^{[26]14}。另一方面,富有阶层保守派对劳动阶级接受教育的现实深表不安,这种对普及教育的忧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穷人大面积地位提升的抵抗心态。中产阶级在实现阶级上升的同时十分防范下层工人阶级的向上攀升,对因下层攀升造成的阶级不稳定状态深感忧虑。金斯利的《阿尔顿·洛克》和艾略特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中的主人公都声明放弃这种阶级背叛式的身份变化,评论界甚至由升迁(rising)联想到起义造反(uprising)^{[3]62},穷人升迁被视为隐形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以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小说家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中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主义,极力缓和阶级矛盾,弱化阶级变化、阶级流动造成的固有的阶级不稳定局面,希望以此消解阶级矛盾,实现阶级和睦的政治理想,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创造阶级稳定的幻觉是 19 世纪中叶英国小说以文学手段表征政治的重要内涵。”^{[7]49}

通过对 19 世纪英国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19 世纪英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资本成为界定阶级层次的价值尺度,阶级身份升降起伏交错更替,阶级层次呈现流动趋势和多样变化态势。阶级态势既有宏观上的社会形态,又有微观上的个人情势,既有社会历史根源,又有个人家庭缘由。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处于上升趋势,贵族阶级地位有所下降,工人阶级积极寻求改变并创造机会向上靠拢。在阶级呈现整体流动性的同时,表现出阶级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身份危机,通过阶级参照,尤其凸显了中产阶级的上升势头和贵族阶级的下滑趋势。19 世纪英国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英

国社会变革中多元共存的阶级形态,勾勒出了社会变迁与阶级形态的生动图景。

参考文献:

- [1] Brown J P. *Class and Money* [C] // Harold Bloom. *The Victorian Novel*.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4.
- [2] Wheeler M. *English Fiction of the Victorian Period 1830-1890*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3] Adams J E. *The Boundaries of Social Intercourse: Class in the Victorian Novel* [C] // Francis O'Gorman. *A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4] Keating P J.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 [5] Faber R. *Proper Stations: Class in Victorian Fiction*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 [6] Tomlinson T B. *The English Middle-Class Novel*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 [7] Young A.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Victorian novel: gentlemen, gents and working women*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 [8] David 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Francis O. *A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10] Davis P.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Vol. 8 |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11] Adams J E. *A History of Victorian Literature*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 [12] Gilmour R. *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 in the Victorian Novel*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13] 高晓玲. 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身份焦虑 [J]. *国外文学*, 2017(2).
- [14] Devine C. *Class in Turn-of-the-Century Novels of Gissing, James, Hardy and Wells* [M]. Aldershot: Ashgate, 2005.
- [15] Craik D M. *John Halifax, Gentleman* [M]. London: Dent, 1962.
- [16] 狄更斯. *远大前程* [M]. 王科一,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17] 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 [M]. 庄绎传,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18] 狄更斯. *雾都孤儿* [M]. 荣如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19] Smiles S. *Self Help* [M]. London: John Murray, 1897.
- [20] Mitchell S. *Dinah Mulock Craik* [M]. Boston:

- Twayne ,1983.
- [21] Gaskell E. *North and South*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2] 爱略特·米德尔马契 [M]. 项星耀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23] 哈代. 无名的裘德 [M]. 张谷若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4] Perkin H.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Taylor and Francis e-Library ,2005.
- [25] Briggs 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3.
- [26] 哈代. 苔丝 [M]. 孙致礼 ,唐慧心 ,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 [27] 柯林斯. 白衣女人 [M]. 潘华凌 ,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
- [28] Braddon M E. *Lady Audley's Secret* [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 ,1997.
- [29] Hardy T. *The Hand of Ethelberta*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 [30] Disraeli ,B. *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M].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9.
- [31] Stone L.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32] James H. *The Portrait of a Lady*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33] 奥斯汀. 理智与情感 [M]. 贾文浩 ,贾文渊 ,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 [34] 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 [M]. 孙致礼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35] 哈代. 远离尘嚣 [M]. 傅绚宁 ,佟天翎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36] 狄更斯. 小杜丽 [M]. 金绍禹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 [37] Burstyn J N. *Victorian Education and the Ideal of Womanhood*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38] Thackeray W M. *Vanity Fair* [M]. Oxford: Oxford UP ,1999.
- [39] 哈代. 卡斯特桥市长 [M]. 张玲 ,张扬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40] 哈代. 非常手段 [M]. 王振昌 ,刘春芳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41] 狄更斯. 荒凉山庄 [M]. 黄邦杰 ,陈少衡 ,张自谋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42] Hardy T. *A Laodicean*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Class For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Novels

CHEN 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 Xining 810007 , China

Abstract: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vividly reflected the social reality and class forms at that tim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19th-century Britain shook the established social forms and class structures: capital became the value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class hierarchy , the power of the middle class gradually grew , the aristocratic power was on the wane day by day , and the working class also gained room for upward mobility. Class hierarchy thus exhibited a mobile trend , and class identities fluctuated accordingly. After the 1830s , the class forms in particular displayed distinct mobility , complexity , and diversity , which in turn triggered identity crises and psychological perplexities among character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novels ,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class forms encompassed both macro-level social forms and micro-level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s , and were rooted in both socio-historical factors and personal family reasons.

Key words: class form; mobility; complexity; diversity; identity crisis

(责任编辑 合 壹; 实习编辑 刘 宇)